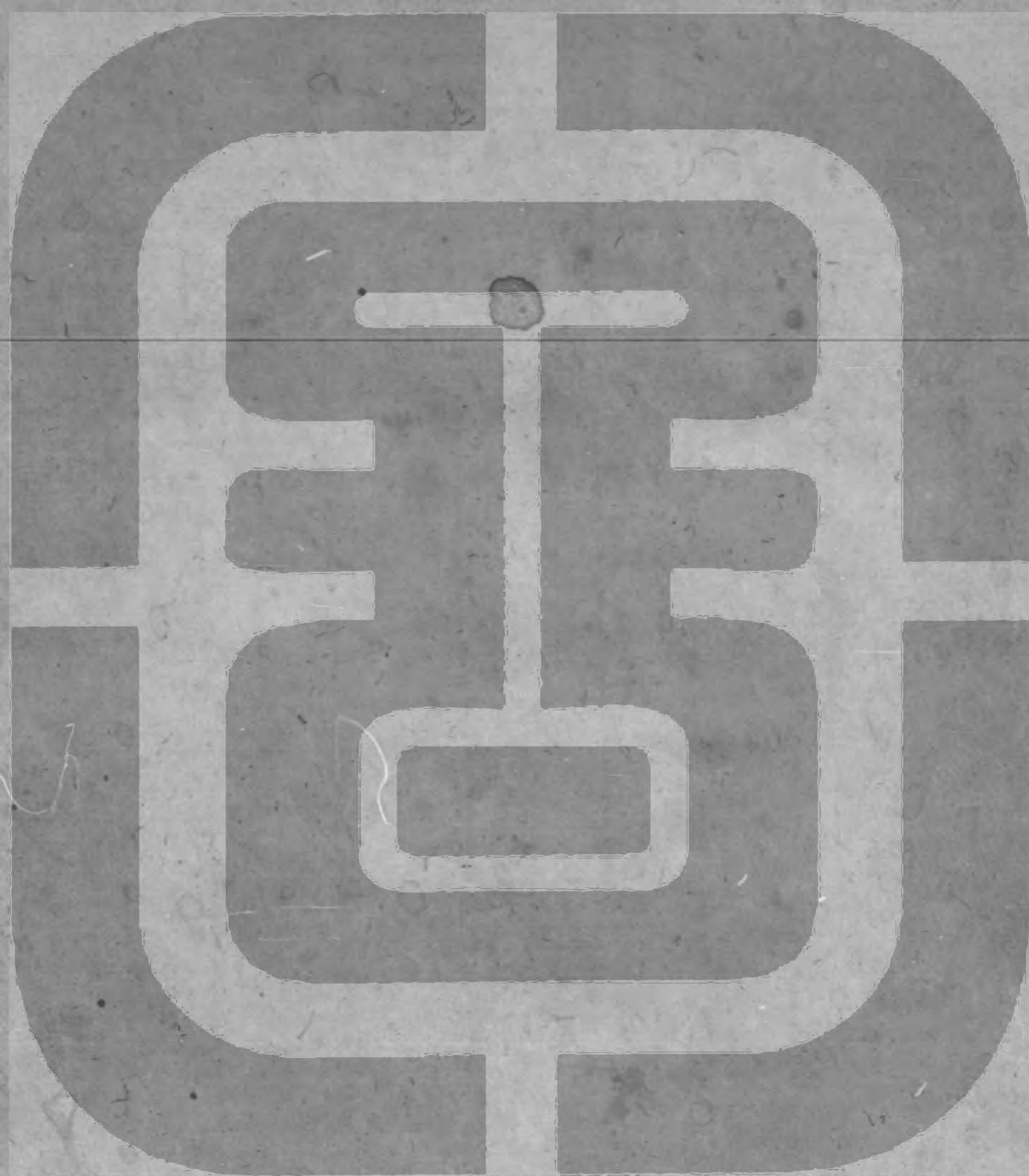


南雷文定



黃梨洲先生
南雷文定

序

文也者所以載夫道者也故離道不可以言文自叔
孫氏有三不朽之說以爲太上不可企不得已而思
其次其立功乎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言乎於是
德業文章判然爲二操觚之家矜才銜能究其人品
學術多有不可問者無惑乎藻績日新菁華日竭風
雲月露一往澆漓修詞立誠之謂何顧等於玩物喪
志之爲也梨洲黃先生之於文則不然先生英敏夙
成爲忠端公主噐成童之歲卽能尋父仇於朝而以
孝子之名動天聽厥後從學蕺山爲其高第弟子於

心性體用多所發明一時學者矜式比於河汾之盛
况生當易代變故叠更其所以煅鍊於兵革震撼於
風濤搶呼迫促於淪亾崩墜之交者不知歷幾年歲
而卒能藿食自堅辭榮高蹈爲古今完人又何有於
比事屬辭超勝流輩爲足增重哉雖然古今任道之
人何必非古今能文之人特以其所重者在彼不在
此耳今觀先生之文有褒譏予奪微顯闡幽者一聖
賢中正之矩也有痛哭流涕感動激發者一忠孝旁
薄之氣也有研析精微發揮宏鉅者一窮理盡性彰
教辨治之本也若其力厚思深包舉萬有海涵地負

睥睨千秋要皆有實際可循而非徒工鞏悅者所得
而埒也所謂載夫道者非與夫以先生門第清華家
學淵邃前朝掌故論正居多勝國陽秋之寄洵非其
人莫與歸乃不爲金馬石渠而寧爲名山石室於是
盡汰其等身之著而約存若干首彙爲一編名曰文
定噫先生於此其殆有以傳旣往而示來茲乎治荆
不材雖以銅墨羈絆未得徃厠門牆然讀其書見其
人不勝私淑之慕爲從先生之嗣君直方請而梓之
因記數言於此康熙戊辰一陽月武密後學靳治荆
拜纂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聞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即道也孟子既歿文與道裂而為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日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為之校讐斯

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尚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冊兔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瞻而無其精深寧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

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情道之文章矣寧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卽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

生之文者寧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與天豈不可聞之謂其辭每欲存其辭而思
乎梁曰非也昔者千言之於夫千言文章其間言其
烟烟不語兼也體大同也千言其以文只夫本
水百言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
無其風華王峯之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

梨洲先生世譜

姚江黃氏漢潁川之後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為

慶元通判者金人破慶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

兵一居定海東發之始祖一居慈谿吳魯一居鳳凰山竹

墩居竹墩者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居三十年又徙

餘姚之竹橋柳道傳詩連延則梨洲先生之始祖也

○當○是○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詩○書○之○業○故○以○下

○四○世○皆○失○名○諱○第○七○世○文○茂○字○茂○卿○始○登○泰○定○甲○子

進士第授餘姚州判從學吳草廬歸而主教於鄉每

令學者靜坐數日然後得親函丈子三人德彰至順

庚午進士。任浙江宣司。德順以制舉授鄞縣教諭。德澤武舉。以都元帥鎮定海。又一世均保。號菊源。洪武庚午貢士。北平道御史。堦與同邑陳子方當遜國之難。賦詩爲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北狩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赴水死。失其世次。第十世韶。字九成。成化己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僉事。翊字九霄。書畫皆入能品。而菊花尤傳於世。九成有道南八景詩。其和者華亭張東海。常熟桑民懌也。伯川字德洪。號蜚菴。舉天順壬午。除建寧府教授。主考陝西。有竹橋十咏。同邑倪小野。稱其蕭散閒遠。超於塵

外。珣字廷璽。成化辛卯鄉試榜首。登辛丑進士第二。歷官南冢宰。逆瑾勒令致仕。卒謚文僖。第十一世堂字勉敬。號南浦。弘治壬戌進士。擬第一甲。未傳臚而卒。鄉人至今稱爲掇花也。嘉愛字懋仁。號鶴谿。正德戊辰進士。從王文成講學。卒官欽州。嘉會字懋禮。號履齋。舉弘治辛酉。知金溪縣。嘉仁號半山。其詩清新。不加雕繪。有自然之色。第十二世夔。字子韶。嘉靖乙卯貢元。從文成於稽山書院。第十三世尙質。號醒泉。舉嘉靖己酉。守景州。致仕。詩與山人楊珂齊名。第十五世球。字鳳署。萬曆庚戌進士。譜繁不能盡書。書其

著者黎洲之世自州判叔父世堂而名諱始可得詳。世堂生文貴。文貴生子尹子尹生安祥。安祥生廷杲。廷杲生璽。字廷璽。兄伯震出商於外。踰十年不歸。璽往求之。裂紙數百張。繕寫兄之年貌籍貫為零丁榜之。寺觀街市。經行萬里。卒無所遇。不憚益虔。流轉襄漢間。至道州。入厠。置傘路旁。伯震適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小雷記。小雷者。璽之別號。伯震方疑駭。璽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遂奉兄而歸。廷璽生諒。號素菴。舉義倉之法於里中。年八

十。素菴生稔。號東河。娶章氏。撫其孤子。孤子入城市。必向其所之而立。待其歸始食。未嘗先一飯也。守節數十年。東河生大綬。號對川。為人精敏。十五歲。官役為庫子。老吏不能欺之。知其孫忠端公必貴。嘗問之。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對曰。三品。忠端公以七品死節。故老言其不驗。未幾。贈官三品。追封對川為太僕寺卿。對川生曰中。號鯤溟。以易為大師。諸生應試。以文先定其次第。無不奇中。五經左氏內外傳。國策莊騷隨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本經傳。忠端公之喪。蔣令弔之於途。公曰。此郊弔也。

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宐有此。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小民。公投以治生帖。伍伯叩頭請死。吏亦從此不敢近伍伯。之逆案。尚書某。使其僮客越境追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此寄汝主耳。其疾惡如此。鯢溟生忠端公。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天啟間。官御史。劾魏忠賢客氏。削籍。三吳訛言翻局。以公爲主逆。奄忌而害之。贈官賜祭。諡忠端。黎洲先生名宗義。字太冲。號黎洲。忠端公之長子也。忠端公五子。著者三人。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自鶴山至。先生爲世。凡十七。云南雷譜。以冠潛溪集之例也。門人萬斯大述。

里。唐謝遺塵之故居在焉。距竹橋數里而近。先生因以名集。大述黃氏世譜。冠於集端。倣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溪集之例也。門人萬斯大述。

凡例四則

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
門人分刻一時脫稿未經持擇今耄又及之東岱不
奢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
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
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爲功力竊
取此意名曰文定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
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
間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畏後生之意則同也

南雷文外
余多叙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
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
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
述之所載多亾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
氏之缺文一也

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肇其
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
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爲優劣也此後施之
字句之間如孫文融之史漢波決瀾倒矣林虜齋曰
從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於人者今人不自信
而以此質於人誤矣故余不自揣亦手爲點定不以
煩於吾友也

姚江黃宗羲識

南雷文定 前集

卷一

明文案序上

明文案序下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後葦碧軒詩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

庚戌集自序

縮齋文集序

丹山圖咏序

學禮質疑序

萬履安詩序

張心友詩序

謝臯羽年譜序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留別海昌同學序

李杲堂五十壽序

卷二

天一閣藏書記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萬里尋兄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過雲木冰記

念祖堂記

卷三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大家書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答劉伯宗朱子壺說問

答汪魏美濟洞爭端問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書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入大宋書

卷四

答萬克宗質疑書

答萬克宗雜問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再答萬季野喪禮問

答萬克宗論格物書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復無錫秦燈巖書
移史館論不宐立理學傳書

卷五

瑞巖萬公神道碑

按察使六桐葉公墓誌銘

吏部尙書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左副都御史恭愍施公神道碑銘

巡撫僉都御史畱僊馮公神道碑銘

巡撫右副都御史亶若高公墓誌銘

卷六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魏子一墓誌銘

庶吉士魯韋菴墓誌銘

萬悔菴墓誌銘

陸文虎墓誌銘

劉瑞當墓誌銘

董次公墓誌銘

卷七

朱康流墓誌銘

沈眉生墓誌銘

卷八

陳定生墓誌銘

汪魏美墓誌銘

王仲撝墓表

談孺木墓表

卷九

張元岵墓誌銘

李杲堂墓誌銘

卷十

萬克宗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張心友墓誌銘

黃澤望壙誌

王征南墓誌銘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朱唐烈婦墓誌銘

王孝女碑

卷九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移史館章公格菴行狀

移史館先妣太夫人事畧

卷十

周雲淵傳

張景岳傳

司馬張澹若傳

醒泉府君傳

蔣氏三世傳

張石工傳

柳說書傳

李因傳

卷十一

書神宗皇后事

四明山九題考

續莖書問對

化安寺緣起

辯野史

祭萬悔菴文

避地賦

雁來紅賦

海市賦

南雷文定卷一

明文案序上乙卯

遼陽靳治荆較訂

某自戊申以來即為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嘒嘒之口舌適足以為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莒不

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為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為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為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

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為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淡情從而摭撫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

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
 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
 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
 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
 發視即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
 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
 之文集厖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為過矣由是而
 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為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亾也自宋方以後東

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
 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
 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
 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
 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為極盛萬曆以後又稍
 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
 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
 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
 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
 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為淺深其大

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為。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為。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為。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亾。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

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槩。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為。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弁。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晁。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為。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鄧。人。君。房。緯。真。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真。自。歎。無。淡。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真。之。文。汎。濫。中。尚。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在。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

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其學如其文。蓋無一首不與韓愈自嫌。無一語不與柳宗元自嫌。其學如其文。蓋無一首不與韓愈自嫌。無一語不與柳宗元自嫌。

其學如其文。蓋無一首不與韓愈自嫌。無一語不與柳宗元自嫌。其學如其文。蓋無一首不與韓愈自嫌。無一語不與柳宗元自嫌。

其學如其文。蓋無一首不與韓愈自嫌。無一語不與柳宗元自嫌。其學如其文。蓋無一首不與韓愈自嫌。無一語不與柳宗元自嫌。

其學如其文。蓋無一首不與韓愈自嫌。無一語不與柳宗元自嫌。其學如其文。蓋無一首不與韓愈自嫌。無一語不與柳宗元自嫌。

高元發三藁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亾矣君

房瓣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

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

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

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

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瘰語流

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

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

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為健弱

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為健弱，意之淺淺為厚薄。勦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是。吾嘗與萬悔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為非者，有高子元發。即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遇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為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為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屠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為何如。

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土之自為通塞也。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為蓼圃稿，乙巳出獄者為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為屏山集合之為三稿，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塲屋架綴經義之士，取寵譁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為觀美之具，無裨實用。如是則與余屠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傅周召孔孟，豈真虛費心。

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蓋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與余曷勝去耶之與同何所

蘇盛美之士取諸世無古文一首矣為難美之

三蘇賦容來余哀之製千文發學文二十平而良因

為賦主國蘇河千野二十定國音補山榮合之益

後葦碧軒詩序

已酉

後葦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

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葦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

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

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

名逸字祖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先忠端公宦

遊京師授余弟晦木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

公舟中雜咏所謂共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忠端

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而去亡何

妻。歿。子。天。子。婦。去。幃。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
 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
 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
 之。於。詩。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葦。
 碧。稿。十。年。閒。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牢。籠。今。
 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搜。抉。花。鳥。時。以。
 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
 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
 力。所。成。詩。人。從。煅。煉。而。得。大。篇。麗。句。矜。奇。鬪。險。使。僻。
 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

復。讀。書。萬。卷。豈。能。採。拾。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先。
 生。嘗。以。底。草。囑。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歿。後。能。守。則。
 守。之。無。俟。桑。主。靈。牀。苟。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醉。
 飽。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淒。月。苦。定。聞。鬼。唱。慎。毋。為。
 賣。警。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
 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
 為。徒。嘔。余。悲。其。言。為。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
 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念。文。長。
 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
 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

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
詩陳言戾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
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油
盞懸筆敘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明州香山寺志序

己酉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闔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
而山洞崇幽風煙迅遠勢相濶絕於是學僊者私據
之而別生事端便復傲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
說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
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鈸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
也然而庸俗驅鳥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蹟銷沉
清言漏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畱穢簡牘耳紙上
姓名一一已爲蟲魚啗盡昔恣公以天童儲公以靈
巖屬余發凡念士旣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畱

其足跡而乃俯循儒墨於文網之內瑣瑣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已酉十一月來遊蓬蓬續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爲序詮次不煩與前年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鏗然橡栗墮瓦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雪遠遊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丘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此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驛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僊人及不灰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

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此○山○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卽○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市○掩○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闌○楯○之○底○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不○能○有○而○二○三○寂○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爲○籬○落○間○物○其○亦○可○慨○也○夫○

庚戌集自序

庚戌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為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
 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
 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畫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
 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
 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
 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
 終於憤憤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
 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
 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亾其有為之調人者則

以爲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澁湛之思一唱三嘆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二三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爲起衰盍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俳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卽八代來相習之調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崑山毘陵晉

江其詞沿唐以後者也大洲浚谷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有至處顧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自此意不明末學無智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與爲膚淺之歸而已矣庚戌冬盡雨雪餘十日而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爲選定以序事議論者編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命曰甲子集今余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爲再遇也念六十年

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即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縮齋文集序

甲寅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亾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篋出其所著謄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繫之以為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為茲集序曰澤望之為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鸛鶴欬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絕絃也蓋其為人勁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

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
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徬○徨○痛○哭○於○山○顛○水○滋
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宐○矣○獨○怪
古○之○爲○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卽○或○樵
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
相○折○澤○望○歿○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
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
上○所○宐○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
言○者○至○澤○望○而○又○爲○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
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

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
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
亾○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
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之○亾○也○謝○臯○羽○方○韶○卿○龔
聖○子○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續
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亾○也○有○席○帽○九○靈
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
落○山○爲○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
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錮○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豕
腐○爲○墟○壤○蒸○爲○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為法曲而托之木玄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為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為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為按木華字玄虛在晉為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眺何昕梁范顏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峯疆域因是圖咏而齟割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接梨洲以翠岩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置大小皎皆疎畧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與掘藥採薪者相

習何難於考校真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
 大槩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鹵莽道士之常
 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
 為別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
 朝天宮緝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
 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復與晦
 木澤望月下走密岩揆石質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
 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岩至過雲識所謂木介
 歸而晦木為賦澤望為遊錄余則為四明山志其分
 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亾友陸文虎欲刻

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
 余以四明山對既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
 與陳臥子興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擁立潞王朝
 議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
 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諧孟作先生傳有嗚咽
 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寨纂嚴此山遂為戰
 地血瀑魂風嶽岑變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
 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
 迹即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封洞口猿鳥以為百姓
 藥草以當糧糈山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

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為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為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尚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為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顧人人所知。

者於今則為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為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為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羣疑填膈，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麤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眾說爭長於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潦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亾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亾矣猶幸野制遙傳苦

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
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亾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
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
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亾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
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宐中之契濶心史亮其苦心黃
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
亾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
崔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
能盡矣明室之亾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
戈久無條序其從亾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

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
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
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
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
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
而先生之詩亦遂棲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
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畱之乎
故先生之詩真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效其主之精真皆其也其千之不一也

而法主之精亦其也其千之不一也

而法主之精亦其也其千之不一也

而法主之精亦其也其千之不一也

而法主之精亦其也其千之不一也

而法主之精亦其也其千之不一也

而法主之精亦其也其千之不一也

而法主之精亦其也其千之不一也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篋如者故當辯其真與偽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為宋也於是縉紳先生間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寬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為

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
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
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
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
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
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亾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
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
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
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槩以宋詩抹掇之可乎張子心

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爲究竟余所論著矻矻手抄
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
其發之爲詩超然簡獨永絕塵糝流連光景極詩家
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
論爲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
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謝臯羽年譜遊錄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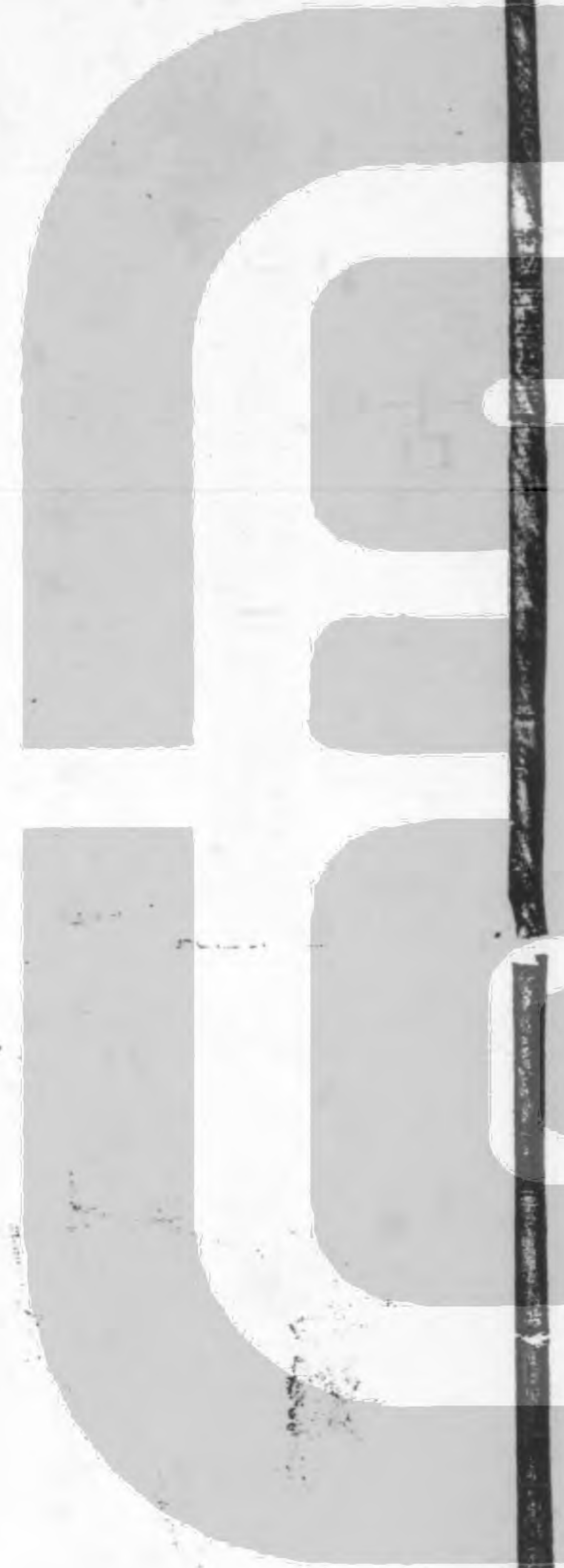
徐野公刻晞髮集且創為臯羽年譜注其遊錄讀臯
 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
 歲曾注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
 然無故而為之豈知其遂為身世之識耶今日之序
 野公書固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
 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
 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
 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全憤激訐而後
 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亾宋之日而臯羽其

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臯羽身後八十餘年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其間尚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羅雲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邨已不能辯其孰是。宋景濂書穆陵遺骸與公謹說合。景濂爲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總攝楊輦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中之物懸空指用。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郤與雲溪戊

寅相合。彭瑋主乙酉。遷就以爲寅月。公謹亦主乙酉。然言八月發寧理度三陵。十一月發徽欽。高孝光五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桑哥言楊輦真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宐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經建寺。詳末句似建寺已成。至此請舊額也。其亦非正月明矣。景濂之言尙相出入。而况彭瑋之武斷乎。西臺慟哭記甲乙丙三人。張丁以吳思齊。馮桂芳。翁衡。實之思。齊有野祭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嚴侶墓誌云。宋相文山

氏客謝翺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
 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
 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侶住江干故記言登岸宿
 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於江桂芳家睦故
 記言與丙獨歸若為翁衡衡與桂芳俱為睦人則乙
 丙皆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背記未為實也不知野
 公以為然否年譜之學別為一家李文簡著范韓富
 歐陽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嗟嘆其博洽然文
 簡所著皆名位之赫然者今野公所著捃拾溝渠墻
 壁之間欲起酸魂落魄支撐天下又非文簡之所及
 矣

矣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

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闇張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肴蒸籩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辯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余欵然良對閒談律呂因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為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薄子班方講此學見之推服桑海之交道闇秀初俱為法門有力者所網羅道闇尋謝世秀初白

惟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是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雪居仁菴所言唯法門事不復理經生前說矣頗爲惜之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薦出仁菴古本大學說云是晚年維楊所著授子止菴分章斷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尙在離合之間此說出紛紜聚訟諸義盡墮然以其出自仁菴世儒妄橫儒釋之見未有不疑之者也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沒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

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道者能辯之不爲墉垣膚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六年當日小樓已毀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梧數樹僵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譚水鳥驚起也始知迹像變遷了不可恃尋微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而命春薦刻之

而命春燕波文

賦事外學教

轉聖餘將不異

遺博屬立水雲

六平嘗任以歎

黃本

北

北

留別海昌同學序

歲丙辰二月余至海昌西山許父母以余曾主教於

越中甬上也戒邑中之士大夫胥會於北寺余留者

兩月餘已而省觀將歸同學諸子皆眷眷然有離別

可憐之色余南雷之野人也氣質鹵莽諸子風華掩

映千人多廊廟之器余何以得此於諸子乎嘗謂學

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

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

有雕蟲壯夫不為之技於是分文苑於外不以亂儒

宋之為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

學一門以別之。所以坊其流也。蓋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理學。心學爲二。夫一儒也。裂而爲文苑。爲儒林。爲理學。爲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爲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已。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爲措注。與纖兒細士。不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吾觀諸子之在今日。舉實爲秋摘藻。爲春將以抵夫文苑也。

鑽研服鄭。函雅故。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歛於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爲文章。皆載道也。垂之爲傳註。皆經術也。將見裂之爲四者。不自諸子復之。而爲一乎。某雖學文而不能廢。夫應酬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洒掃先師。葢山之門。而浸淫於流俗。絃急調哀。不知九品人物。將來何等。諸子苟不見鄙庶幾。以爲九十里之半。是某之眷眷於離別者。較諸子而益甚。雖然。諸子與某相隔一帶水耳。天朗氣清。夏蓋空翠。可摘此固晁無咎行吟之地也。某居其下。諸子儻聞長嘯。若鸞鳳之音響乎巖。

谷焉知其非余耶夏四月二十六日書於北山

壽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余束髮出遊徧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侏
侏滿盈江湖莫不危舉藝文共矜華藻塲屋時文之
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克羔雁往返皆不寂寞
其間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
盟斯道朝纔脫筆莫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
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
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
縮今如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
一時沓出列屋兼輻自非鬪茸閭閻之輩未有不購

而觀者洋舶所至或用以填壓空艙外國人輒兼金
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
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啟
禎一輩之士老歿畧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
謂掘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王者竟不異蟲謹鳥聒過
耳已泯蓋不特鷓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
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異撰之紡綬堂黎遂
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
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况欲垂之
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

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饑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
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歛折洗生吞活剝大
言以爲利祿之媒較之啟禎間卑之又甚矣蓋無以
議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
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遡而上之
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橫
厲其間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戍申而後每篇見示
吾未嘗不駭而喜歡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
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
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

陳言之務去。士衡休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仲紙搖筆。定有庸眾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澁澁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休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堂年纔五十。從此王盟吾道。數十年為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與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南雷文定卷二

遼陽靳治荆較訂

天一閣藏書記

巳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做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畧。

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
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
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况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
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爲奇器再清之而爲法書
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
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
不易得也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
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
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困覆護其上余獨以
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

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
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
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舖得十餘部而已辛巳
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
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
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
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
緡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
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
炬收歸東壁矣歛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

在武林拮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
甲辰館語溪樵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畧皆鈔
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
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
不甚寂莫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
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
興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
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麓在家約余
往觀先以所改曆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歿矣此願未
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度家中不

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
俄頃卽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
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
種稗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
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畧山中所存唯舉業
講章各省志書尙二大樹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
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
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
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卽得
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

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為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
 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
 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蓄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
 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
 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
 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
 流通未廣者抄為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
 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
 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
 短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

目遂為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
 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
 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為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
 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
 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
 頃叄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
 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
 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園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
 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
 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數范氏韓宣

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
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
必不然也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已未

吾邑至省下其程不過三百里而曹娥錢清錢塘三
江橫截其間又地勢界下曹娥而東未入姚江率數
十里而一堰船之大者不能容數十斛不然則不可
以拖堰風雨之久屈折篷底躑躅泥淖故行者爲甚
難自餘姚至曹娥其路有二分於城西二十里之曹
墅橋遡姚江而行謂之南路進曹墅橋入支港而行
謂之北路南路二十里至下壩又分爲二挽壩而上
旁渣湖行支港中十八里至新壩挽壩而上十里卽
上虞治也不挽下壩仍遡姚江而行三十里至通明

南宮文定記 五
前集
壩始挽而上至上虞縣城與支港之路會又三十里
乃至曹娥初南路必出通明壩宋淳熙間魏王薨於
四明將塋於越詔遣刑部尙書謝廓然運副韓彥質
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知上虞縣汪大定以通明
壩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於是增浚渣
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
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
扶喪舟以進畧無欹側舳艫相銜俄頃俱濟自是以
來反以支港爲通衢非大旱水涸則無有由通明者
矣世傳史彌遠所開有恩多怨多之謠非也北路較

南弱十里歷陡夔橫河驛亭三堰南堰挽舟設輓轆
北堰則徒手舉之故其舟尤小也三堰盡掠夏蓋湖
渡百官江卽曹娥之下流也陸行二里至塔橋與南
路會自曹娥而西路無支徑地勢平衍無拖堰之勞
無候潮之苦較曹娥而東相懸絕矣然按周益公思
陵錄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西過諸暨約三百餘
里濶十餘丈運河半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
皆築堰止水別設浮橋渡行旅大舟例剝載小舟則
拖堰而過梓宮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漫開閘水勢奔
注久之稍定兩岸以索牽制始放御舟將達南閘大

昇輦繼之御舟受觸幸而篙工能事得入閘口輦舟不能入橫截南岸册寶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加直衝其腰既而靈主亦來復衝册寶勢尤可畏運使趙不流頓足垂涕幾欲赴水當日之險如此今自麻溪作堰錢清上流之水引入錢塘三江口作閘潮水亦不入錢清而錢清與運河相渾有江之名無江之實矣不然與曹娥而東其艱難不甚相遠也錢塘之渡自昔爲難孫覲誌汪思恩云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稠載而行半渡弭戢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歿操舟者皆善泅獨免公爲臨安守曰不戮

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卽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蓋錢塘除暴風積水亦不甚險唯載人過甚舟力不勝則有覆沉之禍舟子僥倖頃刻往往以尋丈之舟載至百十人當事每每以空言申勅安得如汪守者而與之講濟人之事乎百官江本不甚濶而土人輪日取利止以一舟值渡餘舟不得攬入往來候渡甚艱爲令者苟革其輪日之例則行者不

滯矣。是故吾邑風氣朴畧較之三吳。截然不同。無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畧變為智巧。是則非三江疊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歸之世運耳。

萬里尋兄記

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踣屣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為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八角。蠻陬踪

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為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為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厠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决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

母者不絕書為人第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箠口稿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頗殊可不謂天地剛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為高旦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
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

寺僧啓銅塔

塔為萬曆間慈聖太后所賜

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

南向立篋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隔中繫小木鐘
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
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
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
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偽也嘉靖間倭犯寧波
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并舍利以去住持

僧傳瓶無以眩人用真珠累金偽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偽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奩中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曆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住持又將此偽造者質酒於纓絡河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偽造卽其偽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二百九十三年耳已不勝其偽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年之久舍

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來舍利不出境內啓閉一二山野驅烏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壽張爲幻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卽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窻油盞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卽舍利亦復何奇而况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

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
霧靄渙濁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然
夜行撒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嗟咽續
忽爾冥霽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
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
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
結余貽睥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
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
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卽凍

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囂塵
沸響局鑄人間邨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為愆陽
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
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為勃鬱
煩寃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蟻蝥山鬼窈窕腥風
之衝動震瀑之敲嗑天呵地吼陰崖沍穴聚雹堆冰
故為冥冥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墮脇藜蓬臭蔚
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為曜靈之
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礮石罔草碎碑埋磚枯齒碧
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僊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

記治鳥木客宵峯幽淡其氣皆歛而不揚故恒寒而
無燠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
之地同一過忒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
豈無凌峯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
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
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亾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
出土乾科颯颯知己之淚能不泫然

出土碑林感賦賦日之野並不...

日登可重竄一國念人文不...

不門舒爽喜臨其文書之...

平余寸胸胸世製孫海而問之

豈無美筆賦樂高言細行無...

之賦河一國念人文不...

無與余...

時守高木...

念祖堂記 丁巳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

乃為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鄉墅先生之

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

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

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

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為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毅

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為不出公

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

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卸為人出脫何所聞之豈

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
 惑聖聰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
 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
 畱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
 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
 故居卒塋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
 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為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
 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為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
 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菴
 歿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塋於戍所勢可以不

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州州蘇武
 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樂布從齊還奏事
 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窆宣城而後戍事
 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
 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
 安既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
 慟彌日毅宗不過朞月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
 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為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
 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
 為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

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
 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岐○之○
 間○先○生○之○念○亦○苦○矣○寧○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為○
 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為○馬○廐○馬○廐○之○後○關○
 自○先○生○文○肅○為○烏○程○所○忌○先○生○為○陽○美○所○陷○亾○國○之○
 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亾○係○於○一○堂○余○昔○謁○文○
 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
 也○



律